

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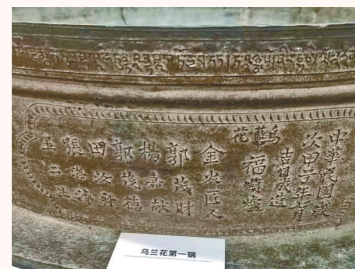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在明代文学家魏学洢所作的《核舟记》中,“奇巧人”精湛的核雕技术令人惊叹不已。

在包头市,就有这么一位“奇巧人”王龙刚,他以刀代笔,落刀成画,用一把刻刀,在小小的核桃和杏核、桃核、橄榄核等果核上,雕刻出神态各异的人物、千姿百态的飞禽走兽、活灵活现的花鸟鱼虫,化腐朽为神奇,成为让人惊叹的艺术品。

【北疆印记】

乌兰花第一锅:见证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



乌兰花第一锅细节图。

□郭仁昭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百年文物——乌兰花第一锅。

这一锅鼎铸件铸造于民国甲子年(1924年)七月,迄今已有100年的历史,是四子王旗各族人民“同吃一锅饭,亲如一家人”的历史见证,反映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景象,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繁荣向上,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锅鼎铸件高0.6米、直径1.2米,造型古朴典雅、美观庄重。锅鼎上铸有汉、蒙、藏三种文字和“八宝”图案。“八宝”又称八吉祥、八供,由象征吉祥的八种器物组成,蕴含着吉祥如意、睿智纳福、连绵不断等美好寓意。

锅鼎正面的文字从右到左竖刻有“中华民国岁次甲子年七月吉日成造 乌兰花福顺炉”“金火匠人郭茂财、杨嘉猷、郭茂德、田汝舟、张海清、王二旦”等字样,这6名金火匠人来自山西省浑源县。

“咸丰整五年,山西省遭年限,收下点糜谷黍,一口吹上天。”这是二人台《走西口》中的唱词,反映了清朝咸丰时期,山西、陕西等地遭遇灾年,百姓生活无着的场景。在此背景下,很多“口里”人携家带口踏上“走西口”之路,来到“口外”讨生活,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手工业匠人,其中就包括这6名金火匠人。

四子王旗游牧文明久远,随着农耕文明的兴起,当地对耕耘工具的需求也迫切起来。6名金火匠人能留在四子王旗办铁炉,反映出100年前当地对铸造业的看重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

铸炉铸造业主要是铸造耕地用的犁铧,还有火炉、灶火门、铁钵(捣碎具)、铁锤等生活用具。煅火铁炉开炉浇铸时,需要6名强壮男子共同拉风箱,由识火色的金火匠人指挥掌握火候指挥化铁,喊着号子给拉风箱的匠人鼓劲儿。炎热的夏天,指挥化铁的技工师傅头顶烈日,身烤着高温化铁的炉火,头罩一块毛巾,不停地擦汗,同时一声紧随一声地呼喊着拉风箱的6名男子,这样的场景往往吸引了很多老乡围观,现场气氛热烈。

从事铸炉铸造业的匠人多为家传技艺,子承父业。铸造“乌兰花第一锅”的匠人,也有着自己的传承往事。其中,郭茂德的儿子郭进义在四子王旗机械厂当了一名翻砂铸工,是七级工匠。郭茂财的儿子郭进达在乌兰察布市革命老区凉城县西香火地村从事铸炉铸造业,后成长为凉城县机械厂翻砂车间有名的铸炉师傅、县里的高级工匠。他们对铸造的专注,诠释了手工业匠人终其一生的坚守。

乌兰花第一锅是珍贵的百年文物,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融合发展发展的历史见证,也彰显了铸造工匠之心之火、铸时代之刃的工匠精神。



乌兰花第一锅。



核雕《松鼠》



组雕《军工人》。

传承久远 名家辈出

王龙刚今年60岁,包头市人,自幼随叔父学习核雕技艺,为家族第三代传承人。2008年,核雕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龙刚成为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核雕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王龙刚说,核雕是我国传统民间微型雕刻工艺,传承历史近千年,流行于民间百姓及达官显贵,核雕可作为饰物,也作为吉祥、辟邪的象征,还可以制成摆件等供文人把玩。雕刻题材来自于民间信仰、传说、动植物的谐音和暗喻等,历代名家辈出,屡见著录,核雕雕工追求精、细、奇、巧,作品被称为“鬼工”。

明朝的核雕用材主要是桃核和杏核,橄榄核比较少,人们主要将其作为扇坠、佛

珠等装饰物,风行一时。其时,因雕工精湛,艺人夏白眼受到皇帝赏识,他擅长橄榄核雕,被誉为“一时圣手”。

从清中期开始,核雕用材转向橄榄核,技艺水平不断进步。清乾隆年间,核雕艺人陈祖章、杜士元被称为技艺高超的鬼工。陈祖章的代表作《东坡夜游赤壁》核舟共有八人,刻画精致,舟底刻有《赤壁赋》全文,令人叹为观止。

“目前,陈祖章的一件核舟作品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时期的名家还有杜士元,他也擅长雕刻核舟,有‘穷极工巧之能事’。”王龙刚说,清末,因战争原因,核雕行业凋敝,直到民国初年才有所好转,江浙一带涌现出许多擅雕雕刻的高手,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

雕刻精美 寓意深远

杏核和核桃个头小,质地坚硬且脆,在上面走刀并非易事。初学的时候,王龙刚经常把手划伤,但他贴个创可贴继续雕刻。

凭借这股韧劲,王龙刚渐渐地掌握了雕刻技巧,雕刻越来越游刃有余。

在王龙刚眼中,小小的果核千差万别。南方的橄榄核表面光滑、壁厚,可塑性强,雕刻出来的作品细腻柔美;北方的果核多有不规则纹理分布,且有孔洞,不容易在果核上规划创作,只能按照果核原有的形态加工创作,提前构思尤为重要。

将自然景观微缩到这小小的核上,可以说非常艰难。

从选材到雕刻再到完工,每一个步骤都不容忽视,首先要用木刻刀初步清理加

工果核毛坯,之后根据不同的果核材质进行设计构思,并用木刻刀按照设计做出简单造型,然后在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刀具进行精细雕刻,最后,磨光、上蜡、打眼穿珠或配底座。

精美的核雕作品令观者啧啧赞叹,但是一件成型的作品,往往要雕刻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都是常事。

王龙刚的核雕作品粗犷而细腻,质朴而大气,具有传统文化的深远寓意。大象、虎、狮子、大猩猩、狗等合为《动物组雕》,寓意吉祥如意或者喜庆;瓜果用来比喻子孙延绵不断;蝶恋花象征纯美的爱情;白菜,聚百财于一身,财源滚滚来;牡丹,寓意繁荣昌盛、幸福和平;海底世界,寓意中国人喜爱的年年有余……

精益求精 求新求变

兵工人物的核雕作品,为包头市的雕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现代化机械加工器具出现了,凭借着雕刻效率高且制作成本低的优势,用这种机器制作的产品不断取代传统加工器具制作的作品。

面对机工核雕的巨大冲击,王龙刚却异常淡定。“我所追求的是把核雕作品提档升级,刻画出简约大气的作品。要达成这个目标,光靠单纯的模仿是不可取的,只有不断汲取新知识,和大家一起切磋琢磨,才能创造出精品佳作。”他说,核雕作为传统技艺,虽然本身做工精巧,但是其风格还要有更大的突破。这不仅需要传统核雕不断发展新技术,更需要核雕艺人不断求新求变、努力探索。

(图片由王龙刚提供)

核雕：径寸之木 刻画万千

□本报记者 高瑞峰

【一言】

匠心独运 传承创新

□张勃

古韵今犹在,更道技艺之精湛。小小核雕,刻在毫厘之间,却包罗万象尽显大千世界之妙。

看那一个个果核普通无奇,可巧匠手仅凭一把刻刀,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将各种复杂的题材,细致入微地在果核上呈现出来。山川河流、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甚至人物的一颦一笑,每一种具象与果核相遇相交相融后,都会成为一件精妙绝伦的艺术佳品。而造就这些艺术佳品的正是一代代匠心独运的核雕大师,是他们的执着和专注让核雕技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惹尘埃、延续至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传统技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积极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展示别具一格的精神文化风貌。带着这样的念头,核雕匠人们尝试用刀雕刻造物,用艺术呈现生活,记录造物之美和时代印记。这样的初心也使得一代代手艺人成了默默无闻的守护中华传统文化和技艺瑰宝的守艺人。

《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朱熹对此做了注解:“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中国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核雕守艺人传承的正是这样世代坚守、笃定磨砺的工匠精神内核: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新。他们以平凡之身承担责任、传精神,勾勒独一无二形象轮廓,灵犀蕴藉,心手相映,使每一处人物景象、行动举止都仿佛是雕刻在生命脉络上的符号,折射出灵魂深处的丰饶和坚固。



核雕《蝶恋花》。



核雕《牡丹》。



核雕《天女散花》。



核雕《兰》。



核雕《百财》。



核雕《把把壶》。



核雕《鱼》。